

難的。困難不發生在傳道士向你傳道的時候，困難不發生在同學討論的時候，困難在於小室獨處，凝神默想的時候。你願考察自己，還是願一無所私，一無所思地完全讓上帝來考察你。我原本願意做個所謂「開明」的基督徒。現在發覺，你要麼是個基督徒，要麼不是，這是絕對沒有什麼「不偏不倚，允執厥中」的路綫好遵循。

姊姊，你能給我點忠告善導嗎？

至於，我上封信不曾明言的事，請不要再追問了，好嗎？總有一天，當我也涵養成一份蘊藉與成熟，那麼，清風明月之中，往事盡付笑談，豈不愜意。

祝福你

妹妹 五月



盼望著，回家過年了；驚悸著，期考過去了。

狂歡中，學期開始了；茫然中，春天又到了！

在沒進台大前，由道聽塗說聽到的台大生活，真是如神仙一般。尤其在一些撮不上大學的「當代名作家」的筆下，更把大學描寫成「烏托邦」一樣：什麼上不上課悉聽尊便；又校景的靜態多美，動態又多美；春夏秋冬的變換，更是季季分明。起先是糊里糊塗有福不會享，漸漸由同學間的切磋琢磨也摸到點門徑了。尤其我們這些飄泊在外的「異鄉人」，由尅飯到沒事「挑兩桿」（打彈子）；沒課到「暗室」（電影院）研究光學或電子學（電視）；再要口袋稍為麥克一點去尅他一頓火鍋，想仙人也不過如此吧！而在熟能生巧之餘推出一兩條「司諾克碰撞定律」也權為一樂，但一旦「陳蔡絕糧」，山窮水盡，又不能在「時空」上煮字療飢，就只得視作「花無百日紅」熬過算了。另外用「台大」名義去找家教、找房子、看電影、坐指南，倒是還蠻兜得轉的，一年的努力還算沒白費啊！

近來在校內報紙上常看到有些文章總有意無意在小地方提上一句「物理」如何如何，大有對此道不甚了解而又不屑了解的意味。而以我們搞此行的看他們那些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經國濟世之偉文有如螞蟻看打雷，但覺如雷貫耳，茫然畏服。而在最近盛行的間諜片、偵探片中，也常穿插一位科學家—常是物理學家。這批物理學家被描寫成貪財、愚昧、被捉弄、見利忘義、在淫威之下為一些惡人或魔鬼黨製原子武器、殺人利器（如雷射、死光!!），而最後總是不得好死。

現在各科交習題大為盛行，不禁想到抄習題答案是從小學到大學的共同必修科—幼稚園我沒念，不曉得。而求得習題的答案也有等第；功力最深的當然是自己作；其次把稍有疑難之處問老師或同學；再其次看看人家作的就懂了而且記得了，不必筆之於書；再下一等是看完了抄下來，或邊看邊抄；再低一級是抄完再看；然後，抄完看不懂；再，抄而不看；最後是不抄、不聞、不問，可謂「入室」矣！

一年半來，書雖看得不多，却也稍微體會些物理學家寫書的術語、行話。舉些例，如：

It will be left as a problem for the reader to show that.....

The reader can show himself

It can be reduced to.....

..... 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

這些大概比本班或本系流行的口頭禪如：空洞、抽象、昏倒、斃等的縱深（時間上言）橫寬（地域上言）要久遠些罷！

聽說電磁學是一門相當重要的學科，它的 trick 也很多，最 Universal 的一種拿手好戲可算是：莫名其妙的生一式，然後用 Vector formula 把它拆開成二項的和，再 assign 其中一項為零，再……上學期大談「空洞」（cavity），下學期則大講「破觀念」（pole）！而電學實驗更抽象了，有時儀器全接好了，按下 switch，Galvanometer 硬是一動也不動。這時就得拿出看家本領來一敲敲打打。別看這雕蟲小技，常是能求出 data 的不二法門。不過我覺得我們電學實驗室雖沒有上次在科學館電子工業展覽見到的一個如高級袖珍收音電唱機的美侖美奐的 Universal Bridge 之類的東西，但這種三級修護的訓練比之接線生似的實驗也有些額外的收穫哩！

在臺灣的大物理學家雖不很多，但精通通俗科學的業餘物理學家却如車載斗量。理論方面如以易經八卦解釋相對論、量子論……又佛經或古代某某學說與今日物理某大學說不謀而合等等。實用方面如前年女人流行的縐皮長外套不就是「太空衣」的改進品嗎？又如迄今仍為女人寵物的原子褲；再加上早就有的原子燙髮、原子筆等，好多 Atomic Compound 啊！